

梅达格胡同

纳吉布·迈哈福兹 著



زقاق المدق
نجيب محفوظ

دار مصر للطباعة
الطبعة الرابعة
١٩٦١

梅 达 格 胡 同
〔埃及〕纳吉布·迈哈福兹 著
鄧 溥 浩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25 字数193,000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00,001-39,000册

书号：10188·655 定价：1.15元

梅达格胡同

[埃及]纳吉布·迈哈福兹 著

邰溥浩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—

好多事物可以作证，梅达格胡同是珍贵的古代遗迹之一，它在开罗值得骄傲的历史上，曾象明星般闪耀过光辉。我所指的是哪个朝代的开罗呢？法特梅王朝^①？马穆鲁克王朝^②？还是别的素丹王朝？这只有真主和考古学家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梅达格胡同是一个遗迹，一个珍贵的遗迹。怎么不是呢？它那石板铺砌的路面，一直延伸到具有历史意义的萨那迪格胡同；它的闻名远近的卡尔什咖啡馆，墙上点缀着五光十色的阿拉伯壁饰；更何况，这条胡同年深月久，破旧不堪，散发出强烈的古老香味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古老香味又成了今天和明天的馨香。

虽然这条胡同与周围世界近乎隔绝，但它却按自己特有的方式生活着，喧闹着，而这种生活实质上是和普通生活联系在一起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！

太阳西沉了，暮色笼罩着梅达格胡同，胡同显得更加幽

-
- ① 即埃及的什叶派哈里发王朝(909—1171)。
② 也叫奴隶王朝(1250—1517)。

深莫测。这条死胡同活象一只由三道墙壁组成的口袋，袋口直通萨那迪格胡同。沿着胡同，一边有一片铺子，一家咖啡馆和一个面包铺；另一边有一片铺子和一个公司代办处。再往上，就象它过去的光荣很快消逝一样，立即到了胡同的尽头，那里是两幢毗连的三层楼房。

白天的喧闹渐渐沉静下来，夜生活开始了。胡同里到处是人们轻声交谈和喃喃低语的声音：“啊，真主，我们的救助！我们衣食的来源！”“啊，高贵的主！使人善终的主！一切全靠你的庇佑！”“大家晚上好！请吧，散心的时刻又到啦！”“醒醒吧，格米勒大叔，铺子该关门了。”“桑格尔，再给烟壶换一杯水①！”“把炉子熄了，贾阿德。”“噢，可把我憋坏了！”“五年来，我们尝够了躲警报和灯火管制的苦头，这都是我们自作自受！”

不过，有两片铺子却一直到太阳落山后才关门。一片是路口右边卖糕点的格米勒大叔的铺子，另一片是左边阿巴斯·侯勒维的理发铺。格米勒大叔总是习惯地坐在他铺子门槛上的椅子上——或确切地说，他在沉睡，发出呼噜呼噜的打鼾声，怀里放着一把蝇拂，只有当顾客喊他，或是理发匠阿巴斯·侯勒维来逗弄他时，他才会醒。他的身躯肥胖得象一团肉，长衫下面露出两条小腿，活象两只盛水的大皮袋，长衫后面是象圆屋顶一般的臀部。事实上，他一坐下来，只有臀部中心是在椅子上，其余部分全都悬在空中。他

① 阿拉伯国家的水烟和我国的不同，装水的是象壶一样的东西，通过皮管子吸烟。

长着一个水桶般的肚子，胸脯几乎和女人的胸脯一样，高高耸起；人们看不到他的脖子，两个肩膀中间是一张红润的圆脸庞，面部的条纹差不多已经消失，因此几乎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，也几乎看不到鼻子和眼睛。最上面，是一颗秃顶的小脑袋，颜色和身上一样白里透红。他一直在沉睡、打鼾，就象刚跑完一段路坐下休息的人；他常常是刚卖掉一块糕饼，便又倒头进入梦乡。人们多次提醒他：“你会突然死去的，那压迫你心脏的脂肪将会断送你的性命！”他自己也跟着大家这么说。不过，死对他有何损害呢？他的一生不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睡梦吗？！

阿巴斯的理发铺虽然不大，但在胡同中却算得上考究的，店里有一面镜子，一把座椅和其他理发用具。阿巴斯显得憔悴，中等身材，身体微微发胖，椭圆形的脸上嵌着一对大眼睛，金黄色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。不知是否为了仿效高级理发师，他总是穿一身制服，系一条围裙。

他俩一直呆在自己铺里，直到理发铺旁的公司代办处的职工们下班陆续离去。公司代办处最后离去的是老板赛里姆·阿勒瓦先生。他身穿长衫和敞袍，大模大样向停在胡同口的四轮马车走去，然后矜持地登上车，肥胖结实的身躯填满了座位，他的唇边蓄着两撇塞加西亚式的胡子。这时，车夫用脚踩响车铃，发出清脆的丁零声，于是这辆一匹马拉的车子便经过奥里叶胡同，直向哈勒米叶胡同驶去。梅达格胡同中两幢楼房的窗户，为了不让寒气入侵都已掩上，透过窗隙可以看见丝丝亮光。卡尔什咖啡馆里还亮着

灯，电线上爬满了苍蝇，要不是散心的人们陆续来到这儿，整个梅达格胡同就完全阒然无声了。咖啡馆是一间陈旧的四方形房间，而墙壁四周却装饰着阿拉伯壁画，屋子除了年代久远和里面还有几张长椅外，并无光荣历史可言。门口，一个工人正靠墙装配一架半新旧收音机。几位顾客分散坐在长椅上，一面品着清茶，一面吸着水烟。离门不远的椅子上，坐着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，他身穿一件翻领长袍，脖子上系着一条有身份的人才系的那种领带，近视眼上架一副昂贵的金边眼镜；他把木屐脱在脚前的地上，象尊雕像似的坐着，一动不动，活象个木乃伊。他目不斜视，似乎世上只有他一人存在。这时，一个身体瘦弱的老人由一个孩子搀着左手，蹒跚地走进咖啡馆。岁月的流逝，已使他行动不灵。他右腋下夹着一把四弦琴和一个唱本，进门后，便向大家问好。随即朝屋中央那张双人椅走去，在孩子的帮助下坐稳。孩子在他身边坐下，四弦琴和唱本放在两人中间。老人开始作演唱前的准备，他仔细地观察顾客的脸色，似乎想寻找出他的到来在他们心中引起的反应，最后他的两道无神的但却很急切的眼光落在店伙计桑格尔身上。他不安地等待着，当时间等得过长，他感觉到伙计故意在冷落他时，便粗暴地大声喊道：

“桑格尔，端咖啡来！”

伙计看了看他，随即掉过脸去，一声不吭，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。老人知道伙计故意冷落他，这原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不过，福从天降，恰在这当儿走进一个人，他听见老人

的呼唤，看见伙计对他的冷落，便下命令似地对伙计说：

“快给诗人上咖啡，孩子……”

老人满意地看了看来者，伤感地说道：

“感谢真主，布什博士。”

博士向他还了礼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博士穿一件长袍，戴一顶便帽，趿一双木屐。他是一位牙科博士，不过他的医术是从生活中学来的，没进过医科学校或别的什么学校。起初，他在贾玛利叶胡同的一个牙医那儿当护理，不久，便熟谙此道！他对症开药是遐迹闻名的。虽然他最好的治疗方法多半是把牙拔掉，而且，在他的流动诊所中拔牙也许是痛苦得难以忍受的，但这里价钱便宜，穷人只收一个基尔什^①，富人（当然是梅达格胡同的富人）也只收两个基尔什。假如拔牙时流血过多——这并不是很少有的事——他通常认为这是由于真主的原因，因此止血的工作也只好留给真主了！他为咖啡馆老板卡尔什镶了一副金牙，只收了两英镑。他在胡同和附近地区里自称博士，也许，他是第一个给自己封头衔的医生。

在博士的命令下，桑格尔给诗人送上咖啡。诗人把咖啡端近嘴边，吹了吹热气，便一口接一口呷了起来。喝完后，他把杯子放在一旁，此时才记起伙计对他的冷淡，于是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忿忿地说道：

“缺少教养……”

① 埃及的小货币。

随后，他拿起琴，试试音色，避开桑格尔向他投来的愤怒的目光，弹起了序曲。二十年来，也许还更长些，卡尔什咖啡馆的人每天晚上都听惯了这琴声。老人衰弱的身子随着琴声颤动起来，然后他清清嗓子，吐了一口唾沫，开始赞颂先知和真主，大声唱道：

今日以赞颂先知起始，
阿拉伯人的先知、阿德南^①族的好儿子。
艾布·赛尔德·宰那蒂说……

“别唱了！难道就没新词儿……”

一个声音粗暴地喝道，打断了他的弹唱，咖啡馆老板走了进来。

老人抬起无神的眼睛看了看卡尔什老板，又高又瘦的身躯微微颤抖，脸色发白，两只似睡非睡的眼睛痛苦地呆望着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便装作没听见，又大声唱道：

艾布·赛尔德·宰那蒂说……

但老板又不耐烦地厉声喝道：

“还使劲唱哩！？得了，得了！难道我没在一周前警告过

① 阿拉伯人的祖先之一。阿德南人指北方的阿拉伯人。

你!”

诗人的脸略露愠色，用责备的口吻说道：

“我看你大麻烟吸多了吧，再说，为什么单拿我开刀？”

老板怒冲冲吼道：

“我脑子清醒着哩，老糊涂！我知道我该做什么！假如你那肮脏的舌头再骂我，你以为我还会让你在店里弹唱吗？”

诗人口气缓和了，想获得发怒的老板的怜悯，说道：

“这也是我的店嘛。二十年来，难道我不是这店的诗人？！”

卡尔什老板走到钱箱后面他的老位置上坐下，说：

“你的那些故事，我们都能背下来了，不用再唱了！眼下人们需要的不是诗人，顾客老早就要我装一架收音机，这不就在装吗？我们干我们的，至于你的生计，托靠真主吧……”

诗人脸色陡变，不禁感到悲哀，在度过多年的体面日子后，卡尔什咖啡馆成了他唯一的立足之处，或者说是他唯一得到生活来源的地方。不久前，盖勒阿咖啡馆也下了逐客令。经过漫长的岁月，生计突然中断，如今，他将以什么为生呢？他再将这弹唱艺术传授给可怜的儿子还有什么用？这玩艺儿现时已不吃香，未来会是怎样？他儿子的命运如何？他感到失望，老板脸上毫不妥协的神情，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感觉。他说道：

“请息怒，卡尔什老板。迁徙的故事^①常听常新，收音机里是决计唱不出的！”

但老板断然回答他：

“这是你的说法，顾客们可不这么看。你别毁掉我的家。如今一切都变了！”

诗人失望地说：

“难道你没听说，自从有了先知^②——向他祝福和致意——的时代起，这些故事就是百听不厌的吗？”

卡尔什老板使劲地敲打钱箱，吼道：

“我对你说了，如今一切都变了！”

这时，那位身穿翻领长袍，系着考究领带，戴金边眼镜，一直僵坐在那儿的人动了动身子，抬起双眼，望着天花板，象要将五脏六腑倾吐出来似的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唉，一切都变了。是的，一切都变了，先生！除了我的心至今还爱着阿米尔家族外，一切都变了……”

他缓缓低下头，左右摇动着身体，随后渐渐恢复平静，又象先前那样僵坐在那儿出神。熟悉他的人谁也没有瞥他一眼，只有诗人求救般地向他走去，带着希望的口吻说道：

“你愿意看着这事发生吗？达尔维什长老？”

然而，长老一言不发，他还没有从沉思中回过神来。这

① 指穆罕默德于公元六六二年九月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。

② 伊斯兰教对直接得到或通过天使、做梦等得到安拉“启示”的人的称谓。这里指穆罕默德。

当儿，又走进一个人，人们对他投以尊敬和爱戴的目光，热烈地回答他的问候。来人是利德瓦·侯赛尼先生，他外表威严，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裹住了魁伟的身躯，他有一张白里透红的宽脸庞，蓄着两撇褐红色的胡须，额头闪闪发亮，一副光彩照人、宽容自信的神情。他微低着头，迈着缓慢的步子，嘴角含着微笑，显出对人们和整个世界的热爱。他在诗人身旁的一个位子上坐下，诗人立即对他表示欢迎，并向他倾诉苦衷。利德瓦先生把耳朵凑过去听他诉说，他明白诗人要讲什么，他曾多次劝说卡尔什老板改变主意，不要驱逐诗人，但都无效。诗人诉完苦衷，他当即好心地表示要为诗人的儿子找个谋生的职业，随后他又拍拍诗人的肩膀，俯在他耳边慷慨地说：“我们全都是阿丹^①的子孙，如果需要，你就来找兄弟我，一切资财，全属真主，一切功德，也全归真主。”说完这话后，他那俊秀的面庞愈发显得容光焕发，就象高尚的人行善后变得越加高尚一样。他常常希望，在他的一生中天天都做好事，或者是没有一天因遭到人们的责备而闷闷不乐地回家。他的乐善好施和宽容大度，使他显得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。实际上，他只有胡同里靠右边的一幢三层楼房和马尔吉^②的几费丹^③地。在那幢楼上，住着他的房客：第三层住着卡尔什老板，第一层住着格米勒大叔和理发匠阿巴斯。他是一个心地善良、容易和人相处的

① 《古兰经》故事中人类的始祖。

② 阿拉伯文的原意是草原。

③ 埃及面积单位。一费丹等于四十二公亩。

房东，出于对普通房客的同情，他甚至不收一楼住户应当多缴的那部分房租，而这在特别军事法中都是有明文规定的。他在居住的地方和所到之处，都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恻隐之心。他的生活，特别是早期的生活，充满了失望和痛苦。他在爱资哈尔大学求学以失败告终，虽然度过了漫长的学习岁月，却未能获得学士学位。他还遭到失去孩子的不幸，尽管他有过好几个孩子，可一个也没活下来。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，心中充满失望，两眼时时流露出惊慌、烦躁的神情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心灰意懒，意志消沉。不过，在极度悲伤中，信念却使他走向了爱的光明，他的心不再悲痛，而是变得慈爱、乐观和坚韧。他把世间一切忧愁踩在脚下，他带着他的心振翅飞翔，把爱普施给所有的人。岁月越是艰难，他变得越加坚韧和慈爱。一天，人们看见他为自己的一个孩子送葬时，容光焕发地吟颂《古兰经》。人们安慰他，劝他节哀，他却微笑着，用手指指天空说：“真主能给予，也能收回。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，一切归属于真主。悲伤是对真主的亵渎。”他反倒成了抚慰者。因此，布什博士评价他说：“有病时找利德瓦先生，他会使你病体痊愈；失望时找利德瓦先生，他会使你充满希望；忧愁时找利德瓦先生，他会使你笑逐颜开。”他的面容就是他心灵的反映，隽美而光明。

诗人得到一丝安慰，表示满意。随后，他离开座位，孩子把弦琴和唱本收好，跟在他后面。诗人握了握利德瓦·侯赛尼的手，同时向在座的人招呼致意，却故意不理睬卡尔什老板。然后以鄙夷的目光，看了看那快装配好的收音机，突

然把手伸给孩子，由孩子扶着走出咖啡馆，一会儿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。此时，达尔维什长老又恢复了活力，扭头看着老人和孩子离去的方向，感慨地说道：

“诗人走了，收音机来了，这便是真主创造的规律。过去，我记得历史上——历史的英文是 History……”他把字母一个一个分开来，读成了 h i s t o r y。

话音未落，格米勒大叔和阿巴斯在关了铺子后，一前一后跨进咖啡馆。阿巴斯走在前头，面孔经过修饰，容光焕发，金黄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；格米勒大叔跟在后头，摇摇晃晃，活象一乘大轿子，艰难地挪动着脚跟。他俩向人们道过安，并肩坐下，每人要了一碗茶。刚坐下来，两人便谈个不休。阿巴斯说道：

“大家听着：我的朋友格米勒大叔向我诉苦，说他随时都可能死去，一旦死了，他连下葬的钱都没有……”

在座的人中间有人嘲讽地说道：

“穆罕默德的民族总是安然无恙的。”

又有人说：

“他有的是糕点，那钱足够为整个民族下葬的了。”

布什博士对格米勒大叔笑道：

“你老是说你会死。向真主起誓，说不定我们全都会由你来下葬呢！”

格米勒大叔象孩子般天真地大声说道：

“敬畏真主吧，老兄！我可是个可怜的人……”

阿巴斯继续说：

“格米勒大叔的诉苦使我不安，他的糕点对我们有好处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而我已给他买了一套寿衣，存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，准备在那不可避免时刻到来时所用。”他转向格米勒大叔，“这秘密我瞒了你好久，今天当众宣布，好让大伙儿作证……”

不少人流露出欣喜但却故作严肃的神情，以便让一向以轻信著称的格米勒大叔相信。他们赞扬阿巴斯的慷慨和侠义：“这正是他的美德，不管是他喜欢的人，还是和他居住在一起的人，他都同他们和睦相处，就象同胞手足那样。”就连利德瓦·侯赛尼先生也对他露出满意的微笑。格米勒大叔真诚而惊讶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小伙子，问道：

“你说的是真话吗，阿巴斯？”

布什博士说道：

“格米勒大叔，你还怀疑啥！你朋友说的事我都知道，我亲眼看见过那套寿衣，这可是值钱的上好寿衣啊，我也真想有一套呢！”

此时，达尔维什长老第三次转动身子，说道：

“好运气，寿衣可是来世的点缀啊。格米勒，在未死之前，你先穿上它享受享受吧。以后你会变成虫子的好食料的，你那象糕点一样的酥肉喂给它们吃，它们越吃越肥，会变成青蛙那么大，青蛙的英文是 Frog……”他把字母一个一个分开来，读成了 F r o g。

格米勒大叔相信了，他向阿巴斯询问寿衣的料子、颜色和件数。然后长时间地为他祝福，满心欢喜，不停地赞颂真

主。这时，门口走过一个青年，高声向大家问候：

“晚上好！”

然后他径直朝利德瓦·侯赛尼的楼房走去。这青年是咖啡馆老板卡尔什的儿子侯赛因·卡尔什。他二十岁上下，象父亲一样，皮肤黝黑，身材颇长，富于表情的面庞显示出聪慧和活力。他穿一件蓝色羊毛衫，深色长裤，戴一顶便帽，蹬一双大皮靴，表示出他在英国军队服役享有良好的待遇，现时他正从“奥兰斯军营”回家度假。许多人向他投来赞赏和羡慕的眼光，他的好朋友阿巴斯邀他进咖啡馆，但他却婉言谢绝，继续朝前走去。

整个胡同隐没在夜幕中，只有咖啡馆的灯还亮着，灯光在门前地面上照出一个四方形的亮框，并且映照到对面代办处的墙上。两幢楼房窗户后的亮光接连着熄灭。咖啡馆里，散心的人们在玩着多米诺骨牌和库米牌。达尔维什长老仍茫然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格米勒大叔头耷拉在胸前，昏昏欲睡，桑格尔精力充沛地来回奔走，添茶续水，不时将硬币扔进钱箱。卡尔什老板发涩的两眼不停地盯着他，他感到大麻烟的余劲儿在腹中发生作用，于是沉浸在愉快的享受中。夜深了，利德瓦·侯赛尼离开了咖啡馆。一会儿，布什博士也起身向第二幢楼房的底层走去。随后，阿巴斯和格米勒大叔也相继离去。座位越来越空，到了午夜，咖啡馆里只剩下三个人：老板、伙计和达尔维什长老。这时，卡尔什老板的几个同行朋友打从这儿经过，全都上了建在利德瓦·侯赛